

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國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祭文

庚寅年陷難告天文

帝載亦有何奇。祇此赫赫明明。炤臨下土。鬼神無所爲德。要使愚夫愚婦。惕息嚴威。善惡之報反。則中人不勸。彰殫之權失。則天地不靈。大明南直隸嵩江府。恩貢生朱之瑜。原籍

浙江餘姚人。生無欺偽。念切痼瘵。自取炎劉
之多士。欣欣有新。寧爲周室之頑民。皇皇雒
邑。雖媿非才。非藝實。亦無罪無辜。乃者身陷
大澤。進退皆觸網羅。今日舟蕩洪波。前後都
無畔岸。吐吞鯨穴。玩弄虎牙。之瑜一身不足
惜。深明於生。寄死歸。劉文高等七人。其何辜。
乃使之爲善。蒙禍。保殘賊。而棄忠良。穢信義。
日長毒穴。竊恐降鑒。乖而兩儀。敝。人心死。而
三網絕矣。李靖有言。曰儻三問。而不對。亦何

栢之有靈。誠哉是言也。三月初七日。焚香盥
手。書附龍王水府諸神。直日功曹符勅使者。
上達天聽。儻之瑜獲罪於天。伏乞立勅風雷。
傾舟破楫。船中無舵師。乏篙士。毋作此夢。夢
罔有視聽也。

祭王侍郎文三首

維大明永曆八年歲次甲午。八月戊午朔。越
十有三日庚午。知友朱之瑜。謹具羔羊酒醴
之奠。致祭于明故忠烈知友。經畧直制兵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謚某完翁。王公之神。暨拊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諱鍾密。號不密。釋。直隸無錫縣籍。武進人。甲戌進士。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考功文選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諱永佑。別號爰啓。直隸上海人。甲戌進士。曰。辛卯年九月。瑜少子自舟山來。謂先生授

命於七月廿六日。是瑜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瑜遂目七月廿六祭先生也。去年是日。爲先生之家大祥。瑜自是日至日本。次日始得登陸。既已招魂於萬里之外。而又逾其期。吾虞先生之來格也難矣。深用爲憂。幸日本之閏爲六月。於次月之日。始得陳牲酌酒而哭也。今正從日本來。得定西張侯臺手書。并先生就義之詩文讀之。忠壯從容。乃心王室。先生之鬚眉翕張。生氣栗烈。愾然如再見。

光儀也。詩四章。參錯失次。或有其題而無其詞。或有其詞而無其題。瑜未敢舉辭。目就題也。八月十日十一日。連有弔祭之文。則死非七月廿六。而稚子之傳訛也明矣。然祭右良者。有文而無叙。未知右良死之狀。死之所死之日也。於弔完初之文而推之。完初之死。且七月十九。云先十七日。則右良被刑。應在八月初六七也。復云右良先不佞去六日。似已知臨刑之日在十二三也。而十一日弔完初。

更不言次日臨刑。終不知先生果於何日死也。無已。吾欲以十五日爲先生升逝之日。其日天空月霽。况先生之襟懷。而天下皆仰皆見。想先生之手采。然而不敢者。屈原之死。且端陽。則薄海內外。咸投黍而祠之。揚旗鼓。禱而招之。而先生之死。且中秋。普天且爲之飲。食燕樂也。既已傷先生之志。而又乖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故於十三日爲位於交趾之旅邸。陳牲載酒而哭之。曰。殺羔羊其角如粟。爰

列鷄豚。殺藪有餼。羔備卿大夫之義。而鷄德具。虎臣之質。鹿能觸。而蟹有匡。鯉之鱗也。介而豕之鬣也。剛是足。目明先生之志。必不爲先生之所吐也。先生之於朋友也。臨風而祭。而瑜之於朋友也。越國而招。其哀痛。一義也。先生乞得一金。易牲。而奠。而瑜今日之祭。雖不腆也。實備四國之物。其豐儉。一也。先生其來格也。先生之詩。有戎馬待髻年之句。先生之志。則壯氣則果。而先生之心。則無已矣。

今辛壬癸甲。先生生已四年矣。更十餘年而先生之志足酬。但胡虜之運祚疑終。而百姓之倒懸難待。瑜之疾病已深。而四千之日月難延。其或不能須也。奈之何。即及其期矣。與先生兩世之知交臂相視。未必啞然一笑也。至乃魯太夫人生事之資。及先生之祖父母葬祭之籍。先生雖無有言。固不釋於瑜之心也。况白刃在頸。惟此爲惓惓乎。瑜今日赤身徒手。無一足慰先生也。然先生知瑜之志。儻

瑜之志足遂也。瑜之父母葬。且禮。必不使先生之父母死者暴棺而露。生者并日而食。使先生賈志而歿。目不得瞑於九泉之下也。且文丞相柴市之骨方歸。而太夫人之喪。同日來會。天之所召。忠臣也。宜無爽矣。但瑜病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瑜之疾。其先生之疾也。知瑜之死在於幾日。則瑜之父母祖父母。且無可奈何已。其又奈先生之父母祖父母何哉。言不盡意。楮不盡言。歆格之。

餘。或能昭鑒。嗚呼。尚饗。

二

維大明某年。歲次丁酉。八月辛未朔。越十有
四日甲申。知友朱之瑜謹。以炙雞絮酒之奠。
爲位於交趾之旅次。致祭于明故忠烈知友。
經畧直潮。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
事。贈某謚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禘祭明故殉
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

史記卷之...
卷之...
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明故殉
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文選
考功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
翁朱公之神。曰。嚴凝感發。歲乃作。松栢曰。爲
朋。喪亂流離。天特革忠貞而求友。若夫運會
元亨。皇靈遐暢。越裳獻雉。戎翟賓王。上者寅
工。熙載下者。紆組鳴珂。又何有忠節之名。所
目然者。直忠臣適然之數。到此地位。自然而
然。故從容就之耳。非先有意其如此。而故爲

之也。故曰。忠臣者。良臣之不得已也。豈不願
爲良臣哉。天也。世乃有非笑之者。曰。明室無
王。晉夫臣虜。事不可爲。無不變貌革心。爾區
區一二匹夫。違天衡命。妄言志節。一部廿一
史。何處紀載。而乃貿貿焉出此乎。嗚呼。此何
異。污泥之蝦蟇。蹙蹙爲雄。糞壤之蚯蚓。歌吟
得志。又何足與之言。白黑較短長哉。草皆莎
茅。而靈芝顯。水盡魚蝦。而蛟龍尊。鷦鷯燕雀。
比翼而飛。而鸞鳳鷓雛。希世而一見。犬羊猥

豕稱羣而數。而麒麟騶虞曠代而間生。理則然也。使忠臣者天下皆是。則忠臣安足貴哉。是曰漢之丞相三公。接跡于朝。而蘇武曰使臣。耀冊晉之賈石裴張。赫奕於時。而嵇紹曰侍中。傳芳唐之節義盛矣。最著司農擊笏。睢陽碎齒。宋之敗亡極矣。猶有世傑秀夫文山。疊山。然則忠臣者。生於斯世。爲於斯世。際遇何時。竭節何時。幸則爲郭李。不幸則爲宗岳。寧可含恨而歿。不可視息而生。豈庸人而識

之。比肩而遇之。有意而爲之。非時而不爲之。者哉。瑜與先生初遇於滄洲。相見最晚。相知最深。言論舉止。未嘗有毛髮之間。然而平時談燕。都未嘗自節烈氣。槩炫之。口舌若解揚之。相要約也。先生早知事之不可爲。於累捷之時。嘗記滄洲頽垣廢址之間。屏人靜對。與瑜咨嗟歎息。而道。一旦爲醜虜所執。從容暇豫。賦詩作文。別母別婦。弟第祭友。屹立如山。肩背爲鵠。受二十餘矢。而不屈。亦無怒罵。器

張之氣。可謂整暇。可謂貞烈矣。瑜不量事之不可爲。而志不肯已。今春乃爲交趾國主。費瑜下拜。穹廬而不屈。通國震怒。霜刃相擬。十倍於蘇中郎。虞常之按。瑜延頸就戮。談笑而婉拒之。曰。瑜徵士也。不可召拜。亦無詬訾求速之情。修表修書。辭君辭友。將從先生於地下。一識荆於蘇。嵇段張文謝諸君子。而往復十日。而事定。而怒衰。該船稱爲好漢子。國主讚爲大人高人。不獨我交趾所無。如此人者。

恐中國亦少。至如文章議論。揄揚喜悅。不可
悉述。或又乘機構陷。亦不得死。此雖小國殊
無大觀。此雖小故。非關大節。然亦不辱於君
父。不辱於中國。不辱於先生。先生之知瑜。最
深。而見於事狀。明白者。今者至再矣。蓋棺之
論。不可預曉。然大槩可知也。已。故曰。忠臣者
水到渠成。適然之數。非有意而爲之也。若夫
有意爲之。豈不願爲。言甫召虎。高密固始。顧
獨一常山太尉之足願。而子卿之足效也哉。

志曰。方目類聚物。目羣分。又曰。人之相知。貴
相知心。今日所陳。而奠者。無羔羊。朋酒。炮鱘
膾鯉之豐。亦祇擷南國芳芹。代西山薇蕨。挹
黃汗行潦。方汨羅澄派耳。先生其歎之哉。吐
之哉。雖然。文丞相之髮。與齒。義士於燕市。懷
歸。即王琳之首。與骨。朱瑒猶從梁朝。乞葬。先
生之死。六年矣。先生之髮。今蒙誰氏之棘。先
生之骨。知自何野之原。白水之真人。不與金
陵之王氣。不復使宵小之議。常伸而浩然之

氣久鬱。天也。亦獨何哉。嗚呼。尚饗。

三

歲次戊戌九月。謹。日。多雞絮酒之奠。爲位於日本之旅次。致祭于明忠烈知友。經畧直瀨。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享。明。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震。翁。吳。公。之。神。曰。辛。卯。年。兒。子。從。舟。

山來。未知忠孝大節。其於先生之死也。聞焉而未審道焉。而弗詳。甲午年。張侯臺書至。得先生之文之詩。已知先生全節之日。非七月廿六。而終不得其真。謂先生節烈氣槩。大畧彷彿之已。故擬八月十三日。爲位於所至之次。而哭之。奠之。故前之所目。甲先生。俱鑿鑿而爲之辭。今年從交趾抵日本。是月尚在舟中。肝腸摧裂。十六夜遇故人楊臣鵠於客邸。道先生遇害之慘且烈也。道先生志意之堅。

且整也。道先生大歸之安且肅也。雖在逆虜亦知愛慕而欲生全之。而先生不可也。亦知感發而咨嗟稱道之。而先生弗屑也。故知先生之死乃先生自殺之。非虜所能殺之也。先生自礫之。非虜所能礫之也。具此忠義壯激之骨。非先生滅虜必致虜滅先生而後已。必然之勢也。無疑也。挺然直立。口口本部院言言必不降。自注矢叢肩。呂至割刃肉盡。絕不出。一叫呼傷痛之聲。骨肉未必有所收。淺土

未必有所入。此亦天下之至酷烈矣。此亦令古之奇男子矣。瑜聽之。淚緣於眶。瑩瑩然。堅忍而不欲滴。瑜於先生之死也。即艱窘也。無歲不祭。即倉皇也。無祭不哭。平居思念。猶且淚淫淫下。今者所聞死事之慘。十倍於前。而翻不哭者。何不敢哭也。不可哭也。昔來歙爲公孫述所賊傷。蓋延伏地而哭。不能起來。侯叱之曰。虎牙何敢然。乃雖在身。獨不能勒兵斬公耶。使者中夜中要害。且死。故呼虎牙相

爲勦力王事耳。乃效兒女子涕泣乎。其言至今猶生也。瑜思自古及今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也。而死得其所者。猶夜之復旦也。既已得其所矣。而又悲其形骸之不_レ全。此凡庸碌碌之見耳。士庶人棺衾單薄。宜乎速朽。然珠襦玉匣。華表黃腸。其肉有至今存者乎。不_レ収者。目飽烏鳶。収者。亦飽螻蟻。即不言肉與骨。其墳墓松楸。有至今在者乎。高者夷爲丘。埳卑者湮爲原隰。惟此氣磅礴天地。惟此

名昭回。古今河嶽日星。歷萬載而不磨耳。天
之所目生人。氣爲精而形爲粗。臣之所目事
君。忠爲上而功爲次。先生既已得其精者上
者。而又何病哉。異日者儻可得也。必不因此
言而忽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揣目此爲恨
也。瑜去年二月十七日。生前拜疏。有十日之
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齶肉。茹肝
夷風。慘刻。惟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
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爲犬豕之所。

咀嚼。臣亦不憂等語。可見保身惜命。原非志士之心。忿痛悲啼。未盡良朋之義。今者所寓。多忌諱。不得已。假館陳觴。杯沙酌酒。不可哭。亦不敢哭也。幸有高曠。不日爲嫌。慨然相許。得申其意。日仍其舊。月逾其常。牲牲不具。豚肩不掩。先生其忻然而來散之乎。嗚呼。尚饗。

祭大道真君文

并序

真君姓吳氏。泉之白石礁人。登朝進士官。至侍御史。生前通於醫。利濟爲心。故其

封也。有慈惠賢靈之號。必不爲名魔怪誕。目禍世誣民也明矣。戊戌正月。忽爲火災。大降之說。遍黏告示。令民釀金析榷。至二月。吉。擬建羅天木醮。目禳之。復云闔境瘟疫。老幼無遺種。持簿登門。頭會箕歛。培克鴟張。不遺餘力。彼愚氓小戶。炫惑吞聲。如廷掾三老之屬。又且因風煽和。曾不思會安之俗。三國之人。繡錯而居。中國之人。脅懾其威。勉從其令。彼日本交趾之人。不可

得而加也。禳者可目免禍。彼不禳者。獨不可災之禍之。目厭衆心乎。瘟可擇人而施。火亦可擇室而焚乎。初何不言禍災止於中國之人。而日本交趾之人無與乎。既禳之家。因不禳者而延禍。則財爲徒費。不禳之室。藉已禳者而聚全。則鬼爲不靈。回祿有神。真君何所操其柄。死生有命。酒食何所擅其權。真君當無辭目對余矣。余方闔門養重。俟時則行。獵較猶可。何肯撩虺蛇。

而躡虎尾。乃於某日夜漏下十刻。持數字來示。蓋素知余不可。勢脅利誘。故假真君之命。令余作祭文。及草儀注。且云。盥洗薦幣。必用祭孔子之儀。立刻促成。余謂真君神也。可與言矣。聰明正直。必不目魚然之氣。相加矣。故敢盡言。且勸之。且東當事者曰。既須盥獻幣。法當用牲。牲。牲。殺。核。脯。修。菹。醢。可得備乎。玄酒。易。挹。太羹。易。致。醴。醢。鉶。羹。可得具乎。鼎。俎。籩。豆。果。素。飭。乎。法當

用茅沙樂舞。果。曰。何茅代之。何器何翻充
之乎。數刻之間。可。曰。習之乎。抑嫺習有素
乎。此大王非正神。何得。曰。大禮禮之。其謀
既已少。沮及草儀注。毫不假借。特重主祭
之人。示將嚴加糾舉。彼自揣必不能行。故
逡巡不敢至。然既已張皇之矣。不得不倩
以了事云爾。

據稱江仙官蒙大道恩主降壇判示年逢戊
戌瘟火為殃。合社人等。齊戒禮塔。設醮祭禳。

製造彩舟。恭送大王諸神出海。祈保合社平安。災消火滅者。致祭于大道真君及大王諸神。曰。謹以某某等物。敬薦大王真君。其飲食之。而肅聽予言。恭惟著其雍。天之所目。宜其和也。闔其茂地之所目。葆其生也。戊爲寄旺之官。戊處閉蟄之位。二月司桃夭之令。四陽當盛壯之初。幹闔枝臧。既有敷榮苞合之美。坤寧載重。罔非海振河潤之休。忽著機祥。稱茲神異。戊癸合而化火。循常理於納音。戊土

屬而流殃。違本初之設教。謂下民之降喪。丁
旻天之疾威。比屋誠夷。不遺乎嚙類。闔門奄
溘。淪喪于遐荒。數谷量人。盈車載鬼。毒痛所
及。祇若爲周室之餘民。懺悔斯拯。或難槩商
夷之百姓。吳真君體天地好生之德。江仙官
冒機密洩漏之愆。製舟檣。目禳竒災。伏符籙
而祛實禍。神功所至。帝載無權。挽回既成。叟
童再造。表龍章於被跣。乃首遵夫高識之傳。
公呈花月之精英。敢遂侮夫虞淵之梁國。亟

欲張皇而文寶塔。固邀李生。目賦玉樓。不念
出言有章。豈慮流傳成誦。百祥降鑒。尚書空
著其文。輔德維親。皇天自替其職。若使罰當
其罪。侍從應恭。討日寅工。設或刑滌不辜。諸
司宜達情而執法。昔日西風北斗。不聞五丈
之靈。今者入死出生。單行九府之力。彭城大
澤。驚篝火於叢祠。即墨高壇。奉神師而下教。
烈焚赭石。非洞庭之君山。燔告惡溪。近昌黎
之潭水。奚其蒙昧。共肆矯誣。顧惟步于山危。

孫乎征羗。衛旌乏草蔬。極飯之術。謝太傅遂
巡于入幕。文度昧性命須臾之機。况乎棘矢
挑弧。周官亦有驅疫之制。昨階朝服。文宣絕
無。近戲之嫌。逐左持角。且權宜。泥鋪糟而
從俗。周旋登陟。芻其狗而土其羹。報致祝工。
居自爰而鐘自鼓。侍衛聽高而穆穆。婦子入
廟。且嬉嬉。齋獻告虔。頂禮云至。移文王四郊
之震。崇宋公守分之星。觀躑躅於虬鸞。轉禍
福於俄頃。高颯夙掛。載茲岌岌。將布之五瘟。

畫舫飛撓。去彼習習。清涼之三島。時和歲穩。
一方歌詠。乎康衢國。靖民麗。三才顯明。其有
道順歲時之序。絕地天之通。孤陽不冒。碩果
之危。羣謀勿矜。勝德之智。共臻至理。永滌厥
心。猗歟休哉。尚饗。

祭顯考某府君文

維大明永曆十七年。歲次癸卯。二月辛丑朔。
越五日乙巳。孝男之瑜。謹以黃流庶羞之奠。
致祭于顯考皇明誥贈先祿大夫上柱國府

君顯妣皇明誥贈一品夫人前封安人之神位。曰。良辰届在仲春。值茲初度。不能稱觴。而上壽。胡廻灌鬯。日降神涕。長隕而推心。哀矣。久傷彼岫。罪難窮於擢髮。生而早喪。其天適當百歲之期。已抱週甲之痛。恨人事至不齊之極。故君子有終身之喪。冀酬罔極於將來。歷邇有懷。手旣徃。未九齡而背父。蚤知匪蔚。而伊蒿逾六旬。而思親空自呼天。而搶地。老萊之子。猶著斑斕之衣。戲庭何豫。方齒之難。

遽服斬衰之重。泣隅何辜。雖天性稟於父精。而式款未漸庭訓。黃口之伎。倘有盡止。希乞懷抱之憐。蓼莪之少。好非真。何足測方圓之用。音容已不能得。諸想象心神。豈尚能識其規恢。恍惚可追。頌述難肖。翹首跂足。不能及几。按之父書。加膝和顏。惟日哺豆觴之口澤。孝親敬長之大畧。僅僅得之。故老之傳聞。弟弟怡怡之款誠。種種猶是兒時之目擊。方且昧於東西南北。與莫窺於禮樂弓箕。鄉先達

愛屋及烏。謬有頭角之譽。公輔之期。豈真如仲謀之子。我後人肯堂貽燕。迺致世德莫傳。墓由莫掃。何容愈伯道之兒。故天下有無食無廬無衣無褐之人。而莫窮於無怙。世間亦有瘖聾痿痺狂譫子癘之疾。而莫病於少孤。見人可喜之事。而傷情。適遇傷情之事。而泣血。家國地塗一敗。吾親舍違廿年。不敢自同於犬羊。又復兩乖於忠孝。昔在交趾。慨慷辨折。風節或善於平陵。今居日本。學陋德涼。聞

望猶慚於潞國。既不堪是父之子。又何足爲
人之師。歲餼粟於安東。無黍食。伯夷之樹生
自絕於羸博。何日憑延陵之碑。誠知至親之
無文。寧敢陳蕪詞。而將父。奈何疾痛而無告。
庶幾瀝血誠。日籲天。一滴格於九泉。誰云有
酒之既載。肆筵越在兩國。妄希如在而來歆。
其曰庶孫大咸字咸一。孫女高字柔端。祔墓
嗚呼尚饗。

拜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源威公之

墓祝文

維日本國寬文伍年。歲次乙巳。十有二月。癸丑朔。越六日戊午。大明南直隸松江府恩貢生朱之瑜。原籍浙江餘姚人。謹具辦香參上。明水壹盃。拜于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威公源君之墓前。而祝之。且文曰。嗚呼。承家開國。本期百世。而奠安。武烈文謨。更喜再傳。而冒熾。皆看翼贊乎王室。豈惟不顯夫後昆。覃父傳之季歷。而得人。穆公歸諸與夷。而能弟。

之瑜異國孤蹤。故明遺老幸荷上公弓旌之
被。遂自忘其溲渤之微。誠冀文德之敷於東
國。顧循聞望而遜於西河。好徒切于緇衣。闕
無補于藻火。無恠宋人之誤。鼠空傳周室之
非。影尚竭涓埃。思增海嶽。茲乃追隨車徒。瞻
拜寢園。俗不污于茶毘。靈自安于禮葬。益願
在上之於昭。大爲文子之陰。嗚呼。尚饗。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雜著一

對源光圀問十二條

古來取士其道惟漢爲備而得人爲最盛治法爲近古自唐呂降始有解試省試之名而廷試起於宋朝張奭之子呂曳白登科而題名強半爲執政親屬舉子誼譁天子始親策

之於廷。故曰廷試。此三試者。惟明朝爲大備。唐雖設解額。而節度廉訪觀察轉運等使。俱得自辟士。署爲幕職。考績而陞。爲朝官。士子亦得竟詣大學。舉進士。進士者。省試也。每年一舉。試者甚少。而得第者。亦復寥寥。進士科。既已得雋。又復舉博學宏詞等科。而後得官。故自不同。宋朝稍近於我明。然分天下爲軍。軍府至爲煩多。故解額亦自瑣屑。大明分天下爲十五國。南北兩京。爲天子京畿。故不言。

省。而十三省乃中書省之分署。故曰省。浙江
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
川湖廣雲南貴州爲十三省。合南北二京爲
十五國。三年一大比。子午卯酉之年。大集舉
子於省會。朝廷差京考二員。就其地考試。而
房考則督學官自行聘請。閱文中式者爲解
元。合次四名爲經魁。又次五名爲亞魁。又次
及末爲文魁。鹿鳴設宴。此即周禮之賓興。而
艱難尊寵過之。省試者。南宮之試也。南宮者

禮部也。禮部尚書侍郎二員。爲貢舉官。故曰省試。亦仍唐時中書省。限下省尚書省。試士之稱。秘書省者。監郎丞俱小官。不與此數。或時承乏典試。亦不曰此省。爲名會試者。會天下之舉子於辰戌丑未之年。而試之於南宮中。式者。爲會元。餘十七名爲會魁。而通謂之進士。瓊林設宴。廷試是天子臨軒策士。宰輔閱卷進呈。對廷讀卷。京兆設歸第宴。故曰廷試。非曰翰林院爲廷也。翰林院官特充房考。

諸官耳。

取士。唐朝。臣詩。或。臣賦。宋。朝。臣賦。臣策。明朝。初時亦甚簡易。後累年更制定。爲。初場。試制。舉義。四書義。參篇。經義。四篇。合。七篇。舉子各。占。一。經。不許有兼經者。二場。論。一。首。詔。誥。表。內。科。判。五道。三場。策。五道。而廷試策。自。爲。一。種。不與射策相同。

初三日。世子介弟。就見前朝。謂僕爲翰林學士。答曰。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介。

第刑部君謂上公疑僕有隱情。僕則何敢不
得已。且詔徵一節對之。此二十一年在日本。
未嘗一言及之者。今復言僕爲狀元。此言不
知何來。夫且明朝之制。狀元初授爲修撰。十
二年考滿爲諭德。若或九載墜遷。僅得中允。
又三年而爲諭德。贊善。又三年而爲庶子。又
三年而爲學士。前後已二十年矣。狀元擢英俊
之巍科。翰林學士爲清華之首選。而人士之
冠冕。其舉動係天下。觀望。豈敢一毫自輕。若

使僕二十年身受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轉
展貴國。且偷生旦夕。則與犬豕何異。尚敢覲
顏於上公之廷。而視息於人世。即使僕受明
朝守令微官。食明朝儋石微祿。數日乎。亦不
得至此矣。僕自上公爲能尊德樂道。故不自
揣而遠涉至此。上公儻能更治善俗。經邦弘
化。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而爲萬古之光。
且僕之所聞於師者。庶或可レ且レ贊襄萬上。如
且其狀元學生也。則視僕爲非人矣。言此可

勝嗚咽。不禁淚下。如注。此誠道路之口誤之也。至於同年進士。及姓名。所射策數目。并策題策眼。僕若作偽。豈不能立構。且始台臺台。臺亦何處覈實。而證其非耶。

進士。自三月十五日廷試。十八日傳臚。天子親筆書第一甲第一名某人等字。屬有黃榜張掛。禮部更有題名錄。緘勝而付該司收掌。所謂狀也。元即元首之元。所謂君恩賜狀頭。可證也。狀字與壯字形聲俱近。寫榜字製端。

方。韓人之來者無學。或者一時誤對。而固執
曰飾其非耶。身漢及今。皆云狀元。考之書史。
未聞壯元之說。韓人亦何所本。而遽曰爲大
魁之號。且三韓小國。何敢創立異名。况壯頭
者天下之褻語耶。必不然已。

科舉有甲乙。前朝進士之試。百人之中。曰一
二十人。爲甲榜。授官。從優。二三十人。爲乙榜。
僅得出身。所謂第甲乙者此也。謂品第之也。
其餘不及格者。駁放回籍。後試聽其更來。明

朝之稱不然。第進士者爲甲榜。或言兩榜。或言甲科。中鄉試者爲乙榜。或爲二榜。或言鄉科。更無幾品與名件。

僕系出於郟。後更爲鄆。秦楚之際。去邑言朱。漢興。流轉魯魏之間。始祖爲朱暉。漢丞相也。後有朱輔。朱穆。亦爲三公。穆之直聲。震於朝廷。而吏治稱之。入國初。先祖於高皇帝族屬。爲兄。雅不欲。曰。天潢爲累。物色累徵。堅卧不赴。遂更姓爲諸。故生則爲諸。及祔主入廟。題

姓爲朱僕生之年始復今姓僕族人謂寒宗
爲晦菴先生之系其子爲餘姚令故留居於
此持其誥勅畫像家譜來證中間惟有一世
不_レ明白舉宗盡欲從_レ之惟僕一人不_レ許謂一
世不明其不足據便在於此且子孫若能自
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肖雖_レ曰堯舜爲父祇得
丹朱商均耳寒宗入國朝來登鄉會榜者七
十九如曰僕徵聘勅召冠之則八十矣貴國
之法隻字片紙亦必簡閱少有_レ違礙一_レ槩投

諸水火墓誌行狀。何得勢來。且先人例應諭葬。曰國亂。倥偬大典未及舉行。故諸事草草耳。

聖廟即學校也。中為聖廟。西為明倫堂。北為尊經閣。東北為啓聖宮。或西或東。為射圃。曰較射。為義。故曰校也。每府每縣必建學。立師。衛城建學者少。故通計止千餘所。

中原區畫大都從禹之蹟。周十二列。虞亦肇十有二列。而地之廣狹則異。自邦畿曰至荒

服大約六千里。周公制禮。建侯有五。分土惟三。不及三等。謂之附庸。千八百諸侯。自治其國。徹土爲糧。而天子職責有常。故當時無太富太貧之病。漢曰天下之半。封齊楚吳。其制無度。小者萬戶侯。亦諸侯王自割其地。曰侯。其子弟耳。每戶丁壯少亦不下十人。故常抽數人從軍。非曰一夫爲戶也。後來田得賣買。不授公田。亦無一夫百畝之制矣。

明朝國初分封。有前十王。後十王。其末復有

四王。如秦晉燕周楚齊潭魯蜀江等是也。及繼世天子。次嫡庶子。皆有分封。長則就國。祿有常經。而不治其民。故不問其地。與地之所入。大畧親藩皆富。如魯唐衛皆有分。是也。功臣大者封國。小者侯。縣或鄉。皆聚居京師。衣食縣官。不得之國。理民富者絕少。

周官之法。固如來問。然周朝治畿內耳。故三百六十而已足。明朝文武內外。皆朝廷命官。其數何止萬許。至於三公。則不惟其官。惟其

人德不足。曰居是官則缺之。九卿曰下則咸備也。

僕受業師。為慈給契。玄李先生。登世。其後為上海。爰啓朱先生。吏部左侍郎。殉虜難。少治毛詩。今三年讀禮。二十一載流離。荒廢二十四年。亦不足曰言專門矣。

卜筮。聖人所自教人。今太卜詹尹之官。雖廢。九江之祭。雖不供。而其法。則尚存。所謂灼龜者是也。筮短龜長。故優於筮耳。筮用著。固曰

聖人之墓著爲貴然聖人墓田不甚廣而業
生百莖者亦復無多今但取蒿蕭之莖近似
者以充之然未有用竹者

對源光圜問先世緣繇履歷

先世緣繇

前月初八日伏承面諭謹將先祖父官階緣
繇開具呈覽

高祖處士未有官職

曾祖諱詔號守愚皇明誥贈祭祿大夫

先祖諱孔孟。號又蕙翁。皇明誥贈光祿大夫。

此外連讓三恩不受。後

有二一以登極單恩不列。

先父諱正。號又定寰。別號位垣。皇明誥贈光

祿大夫。上柱國太關兼太子太關兼關前

總督漕運軍門。未任。

祖父遭世承平。無所建樹。邀叨國恩。循至太

官。今子孫又碌碌。禍當變革。不能闡揚先德。

恐清朝傳記。必不序及。承命諄切。腆顏臚列

耳。

履歷

本年正月初五日。蒙諭開明履歷。謹將履歷緣繇畧節開具呈覽。

恩貢生壹員朱之瑜。年陸拾參歲。隸南直隸嵩江府儒學生。浙江餘姚人。於崇禎

年閏月。蒙提督蘇嵩等處學政監察御史

元闕薦文武全才第壹名。到禮部。禮部貢

劄。有德茂之遼東之管等語。崇禎拾陸年拾

月。蒙欽差鎮守貴州等處。充總兵官右軍

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方某辟監紀同知不

就。崇禎拾柒年奉詔特徵不受。弘光元年

正月奉詔特徵不受。本年肆月即授就家拜官

為郎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

清吏司郎中監鎮東伯旋晉荆國公方某

軍不拜

凡朝廷徵聘不論彙徵特徵不論有無差官

禮當先下撫按撫按抄謄詔旨星行所屬各

省行布政司兩京移會京尹兩直隸行道府

預備羊酒彩幣重者欽差親賚去纔迎入布政司及府或者竟覺到門見任文武大小官員齊集開讀敦趣就道本官生處士或有抗志尚頗周折此時朝政紛然百事草率如此盛舉不考憲章初下南京繼至蕪湖第三次亦就南京不關撫按衙門瑜故得直行其志差官理屈不能迫促本年參次蒙恩隆武參永曆武年關月欽差恢剿直浙掛關將軍印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尚方劍蟒玉招討大將軍威虜

侯黃某承制授昌國縣知縣不受。本年拾月。又蒙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不受。本月聘請軍前贊畫不就。監國魯伍年正月安洋軍門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隨蒙署吏部事吏部左侍郎朱某擬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不受。隨蒙禮部尚書吳某擬授翰林院官。大則坊諭贊久。小則修撰編簡。乘命未下。再三力辭。蒙允。未之知。的係何官。不敢冒瑣。本年參月。蒙巡按直浙監察御史掌河南道印王關薦舉孝廉。立刻疏辭。疏稿現存

監國魯致平參月。欽奉。尚敕特召。敕諭現存謹騰
黃奉覽。

通計徵召薦辟除擬。除元院疏薦外。凡壹拾
貳次。始終不受。此時天下大亂。憲綱蕩然。前
後不相聞。知外內不相照會。况瑜一意強藏。
嚴禁家人子弟。不許一字宣露。止稱生員。後
因監國魯主駐蹕舟山。間與朝會。理合開具
朝單。恐涉欺君罪。不可貴。是故酌量。其中權
稱貢生。猶然隱避。初意所旨。連次授官。或京

或外。倏高倏卑。殊無倫次。深貽識者之譏。其
間薦主官銜疏薦年月。亦聊具木槩。不能詳
記。蓋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鍾鼎。痛憤。愴
壬。構禍。立見社稷傾頽。幸邀兩次特徵。雖百
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顛覆非一木所
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
之先。枝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
辭遜。原非欲沽名養高。高明自能洞察。母煩
瑣屑具陳。即今連播貴邦。開明適日辱國。既

兼台命。諄諄禮難任情。默默畧節奉覽。舉筆涕零。醜虜匪茹。穢污中夏。不能報仇。復國深媿。非人。豈敢裂冕毀形。大羞父祖。近見海濱擾擾。不堪共賦於無衣。獨羨貴國彬彬。思欲托身於有禮。顧忠臣義士原有國者之所樂成。念秦穆晉文。知圖霸者莫與比烈。儻借丘園一席之地。自鑿自耕。庶微培植累世之恩。不降不辱。且瑜多方晦跡。事勢久則必明。他日中國復興。未必非友邦輯睦所係。更希涵

暨不盡敷宣。

對源光國問飯會

本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諭。謂威公飯會。且不忍啓視。故使人會。恐爲非禮。之瑜對曰。大將軍臨小斂。大斂。則大將軍親會。上公於左方啓巾。若使大臣會斂。禮亦如之。不然。禮宜上公親會。今考雜記一條。註曰。大夫且上貴。使賓爲其親會。恐尸爲賓所憎穢。故且巾覆尸面。而當口。上如襲穿之。令會王得且入。口云。大

夫曰上。則諸侯可知已。之瑜向謂文公家禮。非諸侯之制。不足據也。今茲所對。猶是拘於家禮耳。上公理合使賓。不爲非禮。尚此奉聞。諸侯飯合七具。非三錢也。此則家禮誤之也。

對伊藤友次問

親。臣與子同服。然壓於尊。則不敢。如制命之服。然後如制。終有降損。尊謂父或祖在上也。祖母母本生父不在。此例孟諸侯承父之統。與祖爲休也。喪服用三升麻布。謂不漚。未經灰青黑色。日本無喪制。恐無此物。若台臺

有意於禮。即用生紵布亦可。用生白木棉亦可。賢者爲之。後當有漸。復古道者。承問率復。

對小宅生順問十七條

岳父岳母。岳者五嶽也。東嶽泰山。有丈人峯。故稱妻之父曰丈人。因丈人而逐稱妻之母曰丈母。後乃且其俗也。逐文之曰岳父岳母。姆孀婦奴也。兄之妻曰奴弟之妻曰姆。後世稱爲姆孀。

於音也。母舅之妻曰於子。外甥稱之。

座師有二。有大座師。有本房座師。明朝之制。舉子各習壹經。易詩書禮春秋。分房較士。易五房。詩五房。書二房。或四房禮一房。春秋一房。每房各一人主之。謂之本房座師。取中之士。呈於兩總裁。副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取字。大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中字。然後登於榜上。謂之中式。二人謂之本座師。此鄉試中式之式也。會試。易六房。詩六房。書四房。禮一房。或二房。春秋一房。或二房。大槩俱與。

鄉試相同。

明朝甲科之制。及第後有試錄。暨同年序齒錄。并硃卷。刊行其中。

速香。產占城新洲較之沉香。體薄質輕。色黃多薄片有孔。佳者謂之鯽魚片。武士帽。占城新洲者味甜。柔佛亦產香。然味酸。

唵音關。產麻六甲柔佛等列府。狀如瀝青。

乳香。不香。但用者煮黃熟。發諸香耳。

冰片。生於梅樹。產麻六甲柔佛等列府。有大

如錢者。爲梅花片。有上四六中四六。下者爲
糖末。

排草。各處有之。其味香甜。且廣東交趾者。爲
佳。

黃熟香。質甚輕鬆。產廣東。用鹽水煮。有雲頭
花者佳。

芸香。狀如滴乳香。色比松香更爲嫩白。亦偶
有黑子。

冰腦。即樟腦之上者。

生結。伽楠。沉速。皆有生結。熟結。在活樹上。旋斫。旋取者。爲生結。

熟結。同上。樹枯或斫。其樹埋砂中。木朽香在大。而成器。成形者。爲熟結。

三柰。藥材。世言其松。諱三柰。

揄麩。即揄樹皮。去粗皮。粉作麩。

燭燭。和蘭船所用。似瀝青者。燭音打。燭音

麻考。字書無此二字。閩人之言。多有有其語

而無其字者。

對野傳問三條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非不要書也。但當
以理推斷。不可刻舟求劍耳。書如入之杖。老
者力不足者。倚此而行。若兩足不能步履。而
竟以杖行。此必無之理也。陶氏輟耕錄云。蒙
古入中國。中國方有木棉。是鑿鑿有據也。然
書籍言布。非一。豈盡非木棉乎。猶以無有指
實。漢公孫弘布被。必非麻也。葛也。紵也。杜詩
云。布衾多半冷。如鐵。嬌兒惡卧踏裏裂。必非

麻紵葛爲之矣。是元目前。中國已有木棉矣。深衣爲次等禮衣。取其冠裳。天子諸侯公卿皆服之。麻旣不可爲已。紵葛遇秋風交。則卷如繩索。此豈冠冕禮服。無冬無夏。可且服之者乎。不辨自明矣。褐爲毛布。註者何不并且此註之也。

謁聖之禮。有拜於儀門門中者。有拜於丹墀者。官尊者俱拜丹墀。執事者先日於丹墀作棚廠。設拜位鋪氈。拜畢各官繇西階登殿。至

香案前跪三上香。俯伏再拜。復先所拜位。再四拜。禮畢。然後至明倫堂。或講書。或講史。拜於丹墀中甬道之上。

帷裳用全幅。如帷。故謂之帷裳。前用六幅。後亦如之。所謂要有襞積也。不斜裂。故旁無縫。左右兩旁。各有小小兩幅子。此裳繫於兩腋下。前當胸。故宜長。帶與裳齊。諸侯帶博四寸。雜帶不宜太濶。二寸。且上俱可。緣用朱綠。上朱下綠。帶用素熟絹。裳用六幅。每幅二尺。下

邊共六尺。亦有用八幅者。大約須看綉段廣狹何如耳。下複濶一寸。向內。

規矩制度如此。至於大小。視人之肥瘠。軀幹大者。從輒子上。放開。且後邊兩馬面重疊脊度為度。

對吉弘元常問二條

木主粉面。孝子某奉祀題名。或書于右。或書于左。有不同。昭穆之異也。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故死者為昭。則書奉祀于主之左。且

右爲上也。死者爲穆。則題于右。目左爲上也。如本朝太廟無昭穆之儀。則題于右者似爲順也。

凡卿大夫謚用子字。如季文子孟獻子之類是也。古音謚用一字。至趙宋或一字或二字。至大明定用二字。如薛文清王文成之類是也。蓋用一字則與古人之謚多相混合。故必用二字。

對平賀舟翁問八條

敵邑六尺爲步。如今百工之尺。

斗量用方尺。此筭數之法也。今曰一百一十斤爲石。十二斤爲斗。

井由方里爲井。溝塗封洫。即在其內。十里爲百井。山川谿谷不在其內。近山川谿谷不可井者。則爲間田。臣授士大夫之圭田。及餘夫之田。諸侯之國方百里。七十里。小者五十里。無五七百里者。雖周公之國七百里。恐未必然。

中原自秦呂來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漢唐呂來必不能復所呂賢君治天下止於小康呂田皆民間私產不能井分今惟貴國之田可井可呂復古先哲王之治而君相皆無其志悠悠池池可勝浩歎。

龍尾車即龍骨車今所用即此。

脫粟爲糙糧熟米爲白糧固不同。

中國五銖錢與日本錢不甚相遠大約重乙錢貳分五厘往時來至日本者乃小好錢非

五銖錢也。五銖錢重五銖。其錢文止五銖二字。

二百四十步為一畝。重者每畝稅六錢餘。輕者貳分四五釐。地二畝折一。三畝折一。自至五畝之不同。視其肥瘠遠近為差。

對佐藤盛辰問七條

銘旌。呂絳帛為之。廣竟一幅。六品呂下七尺。無更短者。上用板作題。下用板作墜。俱未畫題頭處。用綠絹作兩層。蓋呂粉筆大書。曰。日

本故某官某之柩

或士或處士或附量

風俗所宜而稱之 呂竹

爲杠如旌而稍長倚於靈座之右銘旌題呂

板爲之厚約五分下墜同采色繪畫綠帛作

簷亦名走水亦曰滴水水若呂板作三尖題頭

恐移動及在道時損壞

棺

不用木槨

厚約四寸呂上太厚恐重而難運不

必高大體而作之大約內淨一尺八寸

高廣

同後約一尺六寸

高廣

須比身軀稍長

長五寸

人死則長於在生時也不然則短而不可殮

矣。

神主陷中於領下本身上刻深四分闊一寸。

長六寸。書曰日本故某官某諱某字某第幾

神主合而植之於跌。第一行也。長曰一。次曰二。又次曰三。之類。

立一小石碑於墳前高四尺。濶尺。自上厚七

八寸。圭首而刻其面曰某人之墓。畧述其世

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及後與右而周

焉。

士葬禮其禮甚繁。即足下烏之典喪度不能

之。長與孝子之心齊。

斬衰三年。及梁冠。首經。要經。辟適。負版。苴麻。度無此物。即有此物。亦無能製之工。故不開具。

對五十川剛伯問十一條

靈寶據地理志。爲秦函谷地。漢置弘農郡。隋開皇十六年。置桃林縣。唐烏靈寶此一縣。而古今異名也。唐玄宗呂得寶符於尹喜故宅。喜爲函谷關尹。未必家於函谷。後人遂以靈

寶爲函谷關。一誤也。又有新函谷關。在新安。新安去挑林貳百九十里。必無之理也。函谷關秦地。宜陽成臯韓地也。河內大梁魏地也。戰國策云。大王事秦。必効宜陽成臯。顏師古云。宜陽西接秦境。當函谷出兵之路。則函谷在宜陽之西。何得在宜陽之東與南也。此地理志之誤也。獨不聞崤函天險。雒陽四戰之地。有德則易。王無德則易。王亡乎。獨不聞信陵君總五國之諸侯。曰攻秦。秦人啓關。曰

臨諸侯。而諸侯潰散。獨不聞閉關息民。且臨東諸侯。若建瓴水於高屋之上。安得謂函谷地近。雒陽也。此時安祿山據雒陽。其遊奕畧地之兵。至於陝列。故小人曰。此愚玄宗及楊國忠。謂崔乾祐在陝。兵不滿七千。又皆老弱。故玄宗楊國忠促哥舒翰出兵。羽書旁午。舒翰至陝。列之西。靈寶道狹山險。刀槩不得展。所目一敗塗地。若近地雒陽。玄宗雖至。愚亦不墮其計中矣。况當時郭李及哥舒翰。

皆懇懇言之乎。靈寶去潼關百二十里。當時
輸兵出四日。五日文戰而敗。則百二十里無
疑也。中原之百二十里。日本之二十里也。

黃河之水。從西域入中國。往往伏於地中。故
孟子曰。水繇地中行。特人不識耳。有尋蟻穴
而得泉者。有馬跑而得泉者。拔刀刺山。飛泉
涌出。適當其泉脉耳。非異事也。况數千萬人
生死大數。此時數不應死。豈無天地神明默
啓其衷乎。耿恭被圍。疏勒飲溪澗之水。

虜絕其水道，恭拜井，揚水於傳，有之不足異也。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乃李夫人之兄。李廣爲右北平太守，隴西太守，後將軍，軍中號飛將軍。李敢之父，李陵之祖，非廣利也。

龍門在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中，通黃河之水。兩山對出如門，故謂之門，亦謂之壘。其化龍也，故謂之龍門。其山即謂之龍門山，非有二也。然李膺故宅亦有龍門山，則又非一矣。化龍者，每年二月下旬，三月上旬，中旬，雷震。

地中桃花盛開之時。遇吉日則選龍。遠近士
女。車馬喧闐。競於沿河。供張目觀。此從古相
傳。無有異辭。凡屬水族。有鬚有鬣者。皆於此
聽選。一跳而過。即爲蛟。爲龍。不能者。點額而
退。曰需。後選。族姪某恢齊。爲晉寧列。同知官
於其地。目擊其事。或非誣也。

聖人到此地位。都無可如何。伯夷叔齊亦只
爲天地存此綱常耳。非謂武王能從其諫而
止也。薛敬軒有爲之言。不當拈着武王伯夷

與索也。

四畢點，爲大鐵釘所，官釘棺蓋者。又一點爲柏木釘，謂之長命釘。下垂者爲五色絹條。底比蓋似稍狹。兩牆之下足稍收。已失記其許，不敢臆度也。

兩牆中橋而上下皆斂，形如鼓磔。合之有式。若炤板爲之，則直而無揉矣。上下所出寸餘爲子口，即筍也。上者入於蓋，下者入於底。兩牆中窪而上下皆翹。四圍之所出者爲筍，合

之上者爲子口。三面皆爲筍頭。上下用直筍。兩傍入牆者。用馬蹄筍。頭張而頭細。兩和俱中高而四邊低。合之有式。若炤板。平則無樣矣。上下兩子口及兩牆兩頭之槽。俱用淨生漆。加細瓦灰。呂合之。其次用桐油。石灰。內底縫一週。亦生漆。夏布呂牽。合之。其次用桐油。石灰。棺內家禮用瀝青。近古亦有用之者。今人多不肯用。其必有所試矣。伊川先生謂久則堅及化琥珀之說不敢信。一棺

止用四釘。二釘不敢多用。蓋日久遇濕則一釘爛。一大孔。蟻蚋循之而入故也。近世并鐵銀亦不用。亦爲此耳。

對或問神主書法

凡有官爵者皆書之。婦人一品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八品九品散官共用孺人。庶人妻曰媪或姬。女曰姑或姐。粉面屬稱。有官爵者曰顯考顯妣。士庶人

曰先考先妣。男在官者曰府君。不仕者曰處士。無官無學者曰郎。

對或問殷奠

殷奠者。君祭大臣之盛禮也。故祭文稱其號。君自稱名。如我相公祭中山信正。曰水戶侯源光圀。敢昭告。故朝散大夫東市正丹治風軒謚恭子之靈。

儀節。祝入門而先執桃荊。祓除不祥。祓訖。負東序墻。南面而立。或靈位未必南面。自此推

之可也。君升自東階。祝稍在君之右。便是。祝既執桃茢在先。史攝相君禮。君入門。喪主即於門右之位。拜稽顙西向。

對或問辛盤

對膾。春盤。和菜。五辛盤。肉拌。五者一物而異其名。三朝用之。後因辛字字義不佳。故改作春盤。漸更而為和菜。名益美矣。五辛。川椒。青蒜絲。黃芽韭。白芥子。芫荽。中人士庶之家。不可得黃芽韭。則易之。以薑。薑與肉性不調。則

易肉。呂雞絲及雞鶩肫肝。春深則易。呂童嵩菜皆五辛也。齊武帝時武陵王暉醉謝。漸近上前。貂抄肉拌。帝曰。肉汚卿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即此物也。拌者抄也。和也。去聲坊本訛手爲木。世儒遂讀拌爲梓。音盤平聲